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六輯

燭

火

錄

(下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六輯

燭

火

錄

(下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燭火錄卷十六

江陰雲墟散人李本天根氏輯

丙戌（一六四六）秋七月乙巳朔

唐王世子琳源生。群臣表賀，有「日月爲明，止戈爲武」之語；王大稱賞。大赦覃恩，手詔進鄭芝龍泉國公、鄭鴻達漳國公，鄭氏廝養俱得三代誥；撰勅及織軸者，日不暇給。尋改芝龍平國公、鴻達定國公。

「所知錄」云：元子生而唇缺。

御史錢邦芭疏云：「元子誕生之辰，正浙東新破之日。同盟且應見卹，剝膚益復可憂。臣以爲舉朝是同仇共憤之秋，非覃恩受賞之時也；其覃恩不宜太優、爵賞不宜太濫。若鐵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，則將來恢復疆土，何以酬汗馬之勞？非所以重名器、勸有功也！」不報。

釋田關於獄。關崎嶇楚、粵間，卒抗節死。

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冊。

唐王授梁朝鍾兵科給事中（朝鍾，字未央，號車匿；番禺人。崇禎壬午舉人，

癸未一榜）。

是時大清兵所過野無青草，諸內院及從政官無從得食。阮大鍼所至，必羅列肥鮮，邀諸公大暢其口腹；爭訝曰：『此從何處得來？』則應之曰：『小小運籌耳；我之用兵不可測度，蓋不啻此矣！』其中有黑內院者，滿人；喜文墨。大鍼教以聲偶；令作詩，才得押韻協律，即拊掌擊節贊賞其佳。黑大悅，情好日篤。諸公固聞其有「春燈謎」、「燕子箋」諸劇，問能自度曲否？即起執板，頓足而唱，以侑諸公酒。諸公北人，不省吳音。乃改唱戈陽腔，始點頭稱善；皆嘆曰：『阮公真才子也！』每夜，坐諸公帳內劇談；聽者倦而寐有鼾聲，乃出。遍歷諸帳，皆如是。詰朝天未明，又已坐入帳中，聒而與之語，或誦其枕上詩。諸公勞頓之餘，不堪其擾；皆勸曰：『公精神異人，盍少睡休息之！』大鍼曰：『我生平不知倦，六十年如一日也』。及諸公起，鼎烹悉陳，復人人皆饜飫；蓋預飭庖人已夜備矣。

大清兵破衢州，魯王鎮將張鵬翼死之；唐王巡按王景亮、推官鄧巖忠皆自縊，知府伍經正赴井死。

紹興兵敗，諸軍相繼潰散；鵬翼拒守甚堅。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爲內應，城破；

鵬翼與弟鵬飛俱被執，大罵至斷舌，聲猶不絕，同時樹死（鵬飛，字耀宇，武舉人；歷官前鋒左都督府右都督）。

樂安王、楚王、晉平王皆被殺。

光祿寺席自修被刺死（自修，字二如，江寧人；萬曆壬子舉人。官衢州府檢校，陞任未去）。

魯王至舟山，使熊汝霖見黃斌卿，諭以駐蹕意；斌卿拒不納。王自往城下，斌卿望見塵蓋，即發礮石、火器；王驚退，浮海走南澳。

毛有倫奉魯王元妃張氏並世子至舟山。

鄭芝龍回安海，帝將出贛；而郝永忠迎駕之兵方至韶州，大清兵已陷衢州。

大清兵破台州，魯王督餉御史沈履祥避山中；被獲，死之。

台州馮甦爲亂兵所殺，視同時被殺有未絕頭者，魂憑之甦；因名甦，字更生，別字再來。後於丁酉、戊戌聯捷，官永昌司理，陷於吳逆；得脫，歷官刑部侍郎。

唐王召魯王兵部侍郎錢肅樂。

禮部議：會試定於十月，移文各省、各府。

擢楊畏知爲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湖南；以巡撫胡兆文爲總督。王聞畏知力抗賊，故有是命。

張獻忠聞大清兵入蜀，大懼；棄成都，走順慶。

二十五日（己巳）

唐王御門，詔諭群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。

時群臣朝罷將退，帝命內臣捧出匣，覆以黃帕，置御前；諭群臣曰：『朕本無利天下心，爲勳輔諸臣擁戴在位。朕布袍、蔬食，晝夜焦勞，有何人君之樂！祇是上爲祖宗、下爲百姓，汲汲皇皇，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。今觀諸臣大非初意；昨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，今具在此。朕不欲知其姓名，命錦衣衛官檢明封數，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。班內諸臣宜亦有之，朕俱不問；有之者，當從此改心易慮。其本無者，益宜矢志竭力，毋貳初心也！』帝長身豐頤，無鬚；着黃布袍。聲如洪鍾，辭氣慷慨；舉朝感動。

擇日出贛州。

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；帝諭之曰：『同一去國，太平無事，人競進而已；乞休，則爲恬退。國運多艱，人致身而已；思去，則爲規避：此義人臣所素知者。降惟燦一級，以警偷惰』。

陞梁朝鍾國子監祭酒；固辭，復授司業。

八月甲戌朔

唐王將幸贛州，特詔宣鄭芝龍商留守事宜；芝龍不至。先是，王因首輔何吾騶言，決意幸汀入粵。而芝龍力請旋蹕福京，且云『傾家相助可四百萬，固守關門，敵難飛渡』！王不聽。芝龍歸，又令繼母赴行在，力言於中宮；又不聽。至是，大清兵已輻湊關外，而王尙駐延平。

魯王寧國公王之仁載其妻、妾並兩子婦、幼女、諸孫盡沉於蛟門，捧取勅印北面再拜，投之水；義冠登岸，百姓駭愕聚觀。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曰：『之仁係前明大帥，不置身波濤，願來投見，死於明處』！承疇接以優禮，命薙髮；不從。

吳易鄉人周瑞復聚衆長白蕩，迎易入其營。

十一日（甲申）

大清兵攻仙霞關，阮大鍼從；僵赴石上死。

貝勒駐衢州，有舊撫田兵及方兵、鄭兵號三家兵，或離、或合，留駐廢營；逡巡南行，所至刼掠，或挾婦女坐山頭，呼盧浮白，漫衍嶺界者。五四日後，關門無一守兵，亦無一敵兵，寂然如平時。又數日，清兵數十騎按轡過嶺，不費一矢。然清兵過關，或由建、或由汀、或由福寧，俱走山谷間道，出其不意；不必盡走仙霞嶺也。

阮大鍼隨諸內院駐衢，面忽腫；諸內院語耿獻忠曰：「阮公面腫，恐有病，不勝鞍馬之勞；可暫駐衢，俟我輩入閩取建寧後相迓耳。」獻忠以語大鍼；大鍼驚曰：「我何病！我年雖六十，能騎生馬、挽強弓，鐵錚錚漢子也。我仇人多，此必有東林、復社諸奸徒潛在此間；我願諸公勿聽！」已又曰：「福建巡撫已在我掌握中；諸公爲此言，得無有異意耶？」獻忠復諸內院；諸內院曰：「此老亦太多心！我知甚東林、復社與渠有仇；既如此，卽同進關可也。」於是偕之行。抵關下，騎皆按轡，緩行上嶺。大鍼獨下馬，徒步而前；左牽馬，右指騎曰：「何寧也！我精力

百倍於後生』。蓋示壯以信其無病也。言訖，鼓勇先登。諸內院至仙霞最高處曰五通嶺，見大鉞踞坐石上。呼之騎，不應；以鞭掣其辮，亦不動；視之，已死矣。急命置輦，火焚其屍。家僮固請留屍歸葬，諸內院畀以二十金，下嶺求棺；行數十里外無居人，三日後得一扉，募土人移之下，則悉以潰爛蟲出矣。

十五日（戊子）

贛圍急，零都孫仲奎率鄉勇輸糧入城，復率鄉兵援之。

唐王命建四忠祠，祀江西死難曾亨應、黃端伯、蕭漢、李大覺，以曾筠、徐蜚英配享。時有王錫者，亦同死難；並勅禮部予諡以表之。

贈亨應太常寺正卿、筠儀制司主事。

世子琳源薨，諡「莊敬」。

削黃斌卿伯爵，以久駐舟山未有寸功也。

溫州破，瑞安諸生鄒欽堯、永嘉諸生鄒之琦俱赴水死。

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，命人掩覆，朗聲誦經死。

王瑞栢避入山中，有欲薦之出者。乃拜辭家廟，從容入室自縊死。

樂清貢生章靖難，恭毅公綸之裔也；聞永嘉陷，衣巾拜文廟，躍入泮池死。

督師何騰蛟令湖南道副使陳象明徵餉廣西（象明，字麗南，東莞人；崇禎元年進士）。

十七日（庚寅）

大清兵長驅直入，鄭爲虹急還浦城，縱士民出走，自守空城；無何被執，與給事中黃大鵬並死之。

閩潰兵先奔者，隨路焚掠。至建寧，大鵬、爲虹閉城發倉庫犒之，驩呼而去；一郡獨全。

大清兵至，百姓再四請爲虹出降；爲虹執不可。擁見貝勒，迫之跪，不屈。貝勒嘉其節，不忍殺，且勸薙髮；爲虹曰：『負國不忠、辱先不孝，忠孝俱虧，我生何用！寧求速死，髮不可斷也！』明日復見，責輸餉；爲虹曰：『清白吏，何從得金！』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；爲虹曰：『民窮財盡，烏乎可！』因噴血大罵。貝勒令斬之，爲虹大喊奮躍，奪刀自刺其胸，不死；遂見殺。百姓爲立祠。其僕陳龍與

標下中軍遊擊源（失其姓）、浦城千戶張方明及子都司張翹鸞、都督洪祖烈俱死。貝勒駐浦城，衢州陸太守、方國安及各屬知縣降者悉入謁跪拜；獨大鵬緋袍、紗幘，挺立衆中。貝勒異而問之；曰：『前任龍游知縣、今金衢道黃大鵬也！』貝勒曰：『汝既降矣，何不跪？』曰：『我大明忠臣，何得跪爾！』貝勒曰：『汝不畏死乎？』曰：『畏死，當無是言矣！』貝勒大怒，命割其舌；大鵬噴血大罵，觸階死。浦城人立廟祀之。

楊文驄退至浦城，爲追騎所獲；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俱不降，被殺（臨，字武公，桐城人；兵部侍郎晉之弟）。

文驄父子三人同日殉難。臨字克咸，負文武才略，自號飛將軍；又別字曰武公。有妾葛嫩，字蕊芳；金陵名妓也；同時被執。主將欲犯之，嫩大罵，嚼舌碎，含血噴其面；將手刃之。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：『孫三今日登仙矣！』亦被殺。〔板橋雜記〕。

兵部職方主事熊秉，南昌人，崇禎己卯舉人；亦死於浦城。

張獻忠入西充之鳳凰山。

獻忠自言今歲有大劫，不利；欲入武當山修行，俟劫運過，當復橫行天下。乃

營於西充之鳳凰山（「蜀難敘略」）。

唐王改授陳邦彥職方主事，監廣西狼〔兵〕援贛州。王讀邦彥「政要三十二事」，偉之卽其家授監紀推官；未任，舉於鄉。至是，以蘇觀生薦，改授（邦彥號巖野）。

二十一日（甲午）

唐王在延平聞仙霞關失守，倉猝走汀州；宮眷皆騎，猶載書十餘損以從。隨行者：何吾騶、朱繼祚等；路振飛追赴不及。

時曾后肩輿艤舟河干，顧從官曰：「劉宮人有娠，好護持！」就道，詞旨慷慨。使遭時隆盛，雖雞鳴黃鳥，曷以加茲！妃媵狂奔，有一舸而數人者、有一騎而三人者；花鈿翠冠零落荆莽，猶作龍頭鳳尾形也，傷哉（「閩游日記」）！

留兵部侍郎曹履泰與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。

二十三日（丙申）

大清兵截援贛水師於江，焚巨舟八十，死者無算；羅明受遁還，舟中火藥戎器盡矣（一作盡失）。於是兩廣、雲南軍不戰而潰，他營亦稍稍散去；城中僅汪起龍、郭維經

部卒四千餘人，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。參將謝志良擁衆萬餘駐零都不進，楊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卽赴。會汀州破，人情益震懼。

二十八、二十九兩日廣營、瀕營相繼潰，城外東南竟無一卒。

贛城被圍日久，守兵皆餓。元吉矯情鎮物，且厭苦諸軍糜餉無用，皆遣散去；而萬發祥、王其竑等猶捐金犒師，迴環巡視。

二十四日（丁酉）

帝至順昌。

大清兵至（一作入），延平知府王士和死之。時警報疊至，士和召父老告之曰：『我雖一月郡守，當與城存亡；若等當速去，無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！』衆泣，士和亦泣；退入內署，謂友人曰：『吾一介書生，數月而忝二千石；安敢偷生！』其友勸止之；正色曰：『君子愛人以德，姑息何爲？』從容正衣冠，閉戶投繯死。

敵兵薄城下，士和欲呼民丁背城一戰；民丁紛紛砍門出。士和書絕命詞於壁，更衣執笏，燃香置几，南向俯首呼「萬壽」者三；移几東向，呼祖、呼父者三。命子宗翰拜，次第與幕客交拜。取二十日中太守所得金列案上，予門隸鄭富、袁忠、

劉興等各二錠，幕客蘇殷民、余東壁父子及一廝亦如之。復呼袁忠、劉興前，長揖；囑忠護吾屍、興護宗翰。將就縊，同知汪某叩門入，欲商所之；士和叱曰：『只合一死，此外豈容他念！不能然者速去，無混我事！』汪失色而出，士和入西廂縊。敵騎衝入內堂，下馬諦視，知太守死，擁宗翰謁其帥；有五人列坐於地，中一人年可十八、九稱千歲者，左旁則土池、右旁則楊田，餘二人稱固山。土問宗翰云：『百姓甚稱而父好官，惜死矣！今以郡事屬汝！』宗翰曰：『曲荷生全，感且不朽！然亡肉未冷，得且夕望先人壠，世世銜公侯恩！』楊曰：『延平萬山如畫，任卜吉壤；何必戀江西八尺土？』宗翰以母、弟在家，理無耑主，虔懇如初。土聽之，命步卒兩人持小艇之延城。時郡守已委濟南趙某，給數舟載柩歸（士和，號未艾）（『壺山集』）。

大清帥貝勒命李成棟攻汀州；成棟先至上杭，克之。福京訛傳大清兵入閩，有「留髮不留人，留棺不留屋」之語；大家富室移棺郊外，城中如洗。

二十七日（庚子）

王之仁就戮於西市。

帝至汀州。

大清兵踵至建寧，知府楊三畏、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降。隨征御史王國翰以警急聞；王怒，欲杖之。

二十九日（壬寅）

大清兵掩至，稱扈蹕兵；直入行宮。從官奔散，唐王與曾妃俱被執；給事熊緯死之。

大清兵六人僞稱邵武差役，擡餉三鞘解赴軍前者；帝命貯庫，六人者安置行宮之左城隍廟。一日，而大清兵抵汀，錢邦芭縋城遁。二十九日辰刻，大清兵十六騎臨城，司門者急閉關；而前解餉六人已砍殺司門千戶矣。合兵止此二十二人，橫行城中。給事中熊緯方趨朝遇之，知是北兵，大罵；被殺。副將吳之蕃（一作都督周之蕃）中箭，墮馬死。帝與后被執，司禮監王至道、尙衣監鄧某迎敵死。司餉戶部主事蔡某及二僕俱被執殺，何吾騶及從官俱散去。

「所知錄」云：帝在汀州，忽有十數騎叩城門曰：『我扈蹕兵也！』門者納之。直入行宮，見一黃衣者，射殺之。或云衛臣張致遠貌類帝，代之死；帝不知所。在。「五小史」云：『代死者爲唐王聿釗』。

按唐王名聿鏐，非聿釗，是時監國福州，未嘗從征也；安得代之死！

後科臣吳其霽疏有云：『舊輔何吾驤領兵駐關，聞清兵至卽遁；清兵卽假何兵旗號進汀州，城中未之知也。半夜，卒起犯駕』。

或云：陳謙之子六御爲父報仇，帥數騎追帝及之汀州。時帝將入贛，因錦衣王承恩待家眷，留駕緩發一日。或曰：曝龍鳳衣，遲行一日，故及於難。然謙子六御蒸其父妾，行同禽獸；豈是報父仇之人！且父被君誅，何稱報仇也？

職方主事王之棧死之（之棧，武進人；忠烈章之子）。

國子祭酒賴垓死之；御史王國翰及子都督同知涼武俱死之。

上饒楊問中死於延平（問中，吏部侍郎瑞潔公子；由恩蔭，歷官知府）。

曾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。

大學士路振飛走居海島。

林蘭友挈家遁海隅。

工部尙書鄭瑄逃歸。

大學士熊開元棄家爲僧，隱蘇州之靈巖山；卒。

開元受法於靈巖繼公，號藥庵和尚。

御營總兵胡上琛奔還福州，謂家人曰：『我世臣，不可苟活；爲我采毒草來！』妾劉蕙年甫二十，願同死。上琛喜曰：『汝幼婦，亦能死耶！』遂整冠帶，與劉拜辭天地、祖宗，共飲藥酒死。

上琛，字逢聖，號席公；直隸人。祖燕山衛指揮，陞福州右衛；上琛襲職，折節讀書。唐王立，陞錦衣衛；扈從延平死，年三十有八。

錢肅樂赴唐王召，甫入境，祥率兵進攻紹興海壇山，采山薯爲食。

呂大器至汀州，汀已失；字逢聖，

朱天麟至廣東聞變，又走廣西。

張家玉募兵惠、潮，說降山賊，非亨龍執之也之急；聞汀州之變，乃歸東莞。督師何騰蛟聞王被執，大慟；山薯爲食。

揭重熙解兵入山。

重熙聞北兵入關，提兵援福州。又聞帝赴贛，倍道趨贛；爲大清兵掩擊，大潰。

九月甲辰朔